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九回 馮師孔榆林殉節 朱之馮宣府捐軀

話說賊兵殺入居庸關，來攻大同。宣府將金升與其左右商議道：「自成闖王勢勝，將勇兵強，我朝國運將終，人衰馬弱，我意欲棄衰就盛，以保富貴，汝以為如何？」左右道：「將軍之見極是，在我等愚意，須是速速投降的款曲才是。還有總兵王力，亦有歸順闖王之意，更須約彼同心做事。」金升遂寫密書一封，遣使往王總兵府中投遞不題。且說進士任流，自二月初旬，離了北京，來至天津，拜見撫援當道，談及時勢，無不相向流涕，且見天津守禦，兵微將寡，人心離散，憂悶不已。即遣書撫院，其略曰：

國家多故，朝野如沸，津門處神京南不三百餘里耳！以尊老年台，壯猷元老，鎮撫其間，則李韓國之任也；振京神之左以行剛測，則王文成之責也。津門人心，戴老年台如代慈母，不惟可守，而且以戰。然兵力單弱，風敗不禁，則又可憂矣。漕渠浦內有警必爭，不待智士而明。則天津之兵，原設猶患其少，奈何可以外撤哉！此則其之所為，深憂者爾！

此書雖上當道，爭奈力不從心，只是個議論多，成功少，並不曾做甚麼事體，可歎！可惜！又有天津總兵姓名武備，縱兵擄掠，陽有叛逆之志。要把監軍太監丁四心，擒縛獻賊，投降請功。任流不惜身命，直到文總兵寨裡來，大哭道：「祖宗德澤深厚，今上恩禮休渥，將軍當熟思之，勿謂賊黨遂能有為，而作此背主之事也。而今英雄方起，豪傑響應，一聞京城失守，普天同恨，門庭皆其敵也。幽燕一隅，有大河隔絕，使打從旁而與者，秦晉可二斷也，賊之首尾既不能相應，又有義師外援，智士內附，便一鼓可擒耳。此地亦當有為，何況將軍世受國恩，勇略蓋世。今軍糧在潞河者，不下四萬餘石，城中尚多餘積，此數年糧也。且各標兵，亦滿萬人，兵器堆積如山，將軍誠能撫而用之，以擾其腹心，此桓文之烈如此。不然，或提兵南下，倡義同來，亦不失為純臣，奈何從逆也？且丁太監奉皇命而來，豈可約以獻賊，倘義兵一到，將軍百口難辨矣。」那丁太監虧了這一夕話，得了性命。只是文總兵降表已行，如汗出而不反。流自是回京師，聞賊兵攻殺宣大，即上一策到兵部來。其略曰：

夫賊之雲翔而不敢下者，畏二鎖之議其後也。速駐兵真保，聲援太原，猶可以壯宣大之援，少分賊之勢。今奈何泄泄從事也？恐過此以往，如從枕席上行師，此時真可痛哭矣。

卻說滿朝的官員，看得國家大事竟同兒戲，隨你甚麼條陳計策，並不允行。只是京城內沿街，擺列些銃炮，防設些族丁，把守各衙門，只虛張聲勢，每日在城上，置備些箭石，等待賊來。那時朝廷下令，對總兵唐通、吳三桂、黃得功、左良玉各受侯伯的官爵，宣召進京守護。吳三桂部下的兵卒，素稱強勇，最能攻殺，只是鎮守的邊外，道途甚遠，不能刻日而到。獨唐通路迅，赴京且快，入朝面聖，俯伏丹墀。皇爺降旨道：「大寇逆天不法，荼毒生靈，掃蕩之功，賴卿一人。」唐通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捐軀報效，使元寇及早殲夷。」皇上大喜，甚加慰勞，遂賜金銀元寶各二錠，彩緞一端。唐通謝恩而出，打點兵馬，以備剿賊出戰不題。再說總兵王力，在帥府中，分理軍務。忽有金將軍差來兵卒，當堂跪下，投上書帖一封，王力令來卒暫住寺院安宿，以待來日打發回書。來卒辭出，王力亦即退歸私衙，將書開看一回。寫道：

侍生金升頓首拜書，國事如此，台端自知，無容置喙，但我等久為文臣所抑，不啻犬馬之賤。今闖王強盛，奸佞在朝，我輩雖欲樹功，決致反招奇禍。語雲識時務者，呼為俊傑，不若共建降旗，以圖富貴。台端諒能鑒其始終，而快然從事矣。特此奉約，仍乞賜鴻音，以慰下懷。戎事旁午，餘不盡贅。

王力看完來書，把頭連點道：「知哉！知哉！金公已先得我心矣。」即寫下回書封固，喚進來使，賜與酒飯銀兩，打發轉身不題。再說襄城伯李國禎、都御史李邦華等見賊勢利害，恐有不測，奏天子南遷，以撫安軍眾。被兵科給事中尤日隆強詞，便說道：「天子南遷之請，似未宜輕舉，以惑民心，以搖根本，伏乞皇上斟酌行之」等語。因這一本卻不曾行，只以太監盧性寧、高潛等十人，為天津、通州、蘇州、山海、兩淮、江浙、兩粵等處監軍，以致民心不悅，百官喪氣。時兵餉告急，將士分心，宰相陶品心令衙門各捐助，鄉官人家，各養兵士，多少以官爵大小分別。百姓也捐助，分別上中下三戶出銀，並不遺漏一人。任流見事勢不好，只得來見宰相陶品心道：「輔相曹春今駐師河間，標下總兵馮門尚有軍士萬人，速請曹春同赴居庸，與唐通協守，猶可以鎮撫萬一。兩京營兵，心不可恃，當請至尊親出慰勞之，以激勵軍心，未必士氣不奮也。至於探聽不實，道路之間全憑往來眾口，道路訛傳，風影莫定，賊之行止未知，又何以探賊之虛實也。請出重賞，募力士，設塘馬，以伺賊勢。一面捐內帑，分賜營卒，猶可以立以待援兵也。不然度不能時刻守矣。」品心不聽。任流大哭道：「大丈夫死則死耳！誠不忍見賊之入也。流雖未曾授官，君之臣也，臣誼當死，然與其一無所為沒沒而死矣，不若拼生力戰，雪恨而死。」因與友人程玉決道：「祖宗德澤在人，天命不去，江南忠義之士不乏諸老臣，任流此行，若能倡義江南，同心雪恥，事成則國家之福，不然者流有慕於文信國矣，此時庶可以死也。」看這言語烈烈，卻是任流熱血一腔，忠義所激。奈何奸臣用事，如水投石，不以為意。再說昌平州兵卒，因連日缺少錢糧，聚積幾千人眾，殺人放火，搶掠財物，把一個州城裡官廳居民，燒得乾乾淨淨。巡撫何謙立拿亂首，梟斬示眾，即奉命待罪鎮守。居庸關寨賊兵，又殺入榆林。巡撫馮師孔忠勇性成，發兵出榆林，兵強將銳，頗知報效，揮成陣勢，與別處不同。但見：

五色旌旗，按著五方；八門遁甲，排成八卦。金木水火土，有相生相剋之形；東西南北中，有互縱互擒之用。坎離震兌施謀秘，景死驚開設數奇。軍中主帥勝沙陀，閩內軍師賽諸葛。

賊將劉崇文看見擺的陣勢奇怪，也就布起天羅地網的陣勢，前來敵對。但見：

四方旗旂，畫的是二十八宿真形；兩隊先鋒，來的是三十六員勇將。呼呼喇喇軍聲曬，颯颯漫漫殺氣騰。揚沙走石滿乾坤，舞劍飛槍滿宇宙。

兩陣相對，鳴金大戰，那邊勾鑷槍斬馬勢雄，這裡雙板斧砍人勢惡，一來一往，勝敗難分，千合千回，輸贏未定，忽賊營伏兵四起，趁勢殺來，我陣亂竄，被他分頭截殺。撫臣馮師孔、知縣吳從義被擒，要他投降，兩人寧死不屈，從容就義，後來有詩歎曰：

從來將士說榆林，力戰縱橫數百尋。

城陷身亡神鬼哭，怎教血淚不沾襟。

榆林既陷，賊兵趁勢殺入宣府，宣府兵卒，敵不得榆林好漢，一味怕死要降。總兵朱之馮是個忠義大將，對百姓軍士道：「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，死生盡是天數，豈可一旦從賊，失了千秋大義。」眾人答道：「都爺爺聽我降了，方能救得一城性命。」之馮見眾百姓這般說話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獨自一個巡視城垣，指著城上的紅夷大炮道：「爾們若肯放一炮，我就碎屍萬段，死也甘心的。」眾人恐怕惹禍，抵死不肯，之馮沒奈何，只得自己燃著火，點那藥線之時，卻被眾兵與百姓，一齊擁上捉住，不容點放。之馮知事已大壞，不能挽回，便奪刀自刎而死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中流一柱萬波抵，空使將軍勇更驍。

堪恨愚民惟怕死，誰知德澤沐皇朝。

朱總兵已死，賊兵殺入城來，恣意擄掠姦淫。那時百姓眾兵，互相埋怨，已是遲了。賊又殺入昌平，總兵李守鍊，自刎而死。昌平州破，再殺至居庸關來，總兵唐通、太監杜秩亨兩人出戰，賊將李弁拚成黑虎偷心之勢，兩邊共有四十萬人馬，混亂廝殺，只見賊營裡趕出一隻老虎來。但見：

玄質黃羊猛獸，烏頭白額山岩。咆哮驚人，腥風幾陣。見者心搖膽落，聞者魄傷魂升。南北東西任縱橫，一口把唐通咬住。

那虎在戰場之中躍跳起，兩隻吊眼金睛，放出紅光萬道。士卒見了，紛紛亂竄。唬得唐總兵，魂不附體，望風倒地卻被這個老

虎一口咬住。那時賊兵四面圍合，這老虎原不是真虎，卻是假扮的，倒下虎皮，乃是賊將容天成。當下唐通就擒，杜秩亨降服，賊兵殺入居庸關，撫臣何謙被殺。未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